

小峪里有一块碑

刘少鸿

进小峪，完全是误打误撞。
本来想去大峪，结果导航一偏，方向盘一打，竟把车开进了小峪。过了水库那段蜿蜒的弯道，两岸青山忽然收紧，紧紧夹住了一条幽深的河流，还有一条依傍着河道伸进去的土路。我把车停在了一家农家乐门前的土场子上，进去吃了碗臊子面，然后步行进峪。一个人，逆流而上，随兴而游，倒也别有一番自在。

峪里幽静得出奇。这个时节，山气湿润，草木的清香混着河水的凉意一阵阵涌来。溪水清浅处，卵石历历可数；水深处，则凝成一块温润的碧玉。两岸山崖，层层叠叠地绿着，各色花树夹杂其间，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泼得满峪都是。偶有鸟鸣从密林深处传出，又倏然归于寂静，更衬出这山水的空灵。

我沿着河边的土路慢慢走着，将自己彻底融入自然山水之中。让脚步跟着心跳，让心跳和着水声，才是退休之人该享受的本真状态，更是久居城市者难得的奢侈。

进峪数里，到了中段一处河湾的岔道处，忽见路边立一石碑。在葱茏的草木间有些不起眼。我走近细看，四方的碑面上，黑底白字：原中共长柞工委石门岔联络站旧址记。上面的碑文，简要记载着长柞工委和这个联络站的革命斗争活动。

忽然，心里一热。

这是遇到旧识了。

多年前，我曾从事党史工作，负责研究编辑中原突围部队进入商洛后创建鄂陕根据地史料。那段历史惊心动魄：1946年6月，中原军区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主力向西转移，进入陕南后，按照中央指示，与陕南游击队结合，创建鄂陕革命根据地。为配合和接应中原突围部队，1946年秋，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在延安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决定组建长柞工委。之后，严正显在长安区汤房庙小学主持召开长柞工委首次会议，宣布严正显任书记，李浩任副书记。这支力量除受省工委领导外，还接受中原部队党委的双重指导，以便更直接地配合根据地开展各项工作。工委机关初驻长安小峪一带，后迁柞水太峪河陈家沟。主要任务是在长安、柞水一带发动群众，建立秘密交通线，为鄂陕革命根据地输送干部、传递情报、转运物资。工委的同志们以秦岭深山为掩护，在悬崖峭壁间穿行，在农家茅舍中落脚，在鄂陕边区革命斗争和后续的解放战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对这段历史的熟悉，源于那些泛黄的档案和征集到的老革命前辈的回忆。我编辑处理过的回忆文章中，有工委书记讲述如何克服困难在敌人的封锁下建立秘密联络点的史实，有交通员回忆旅途中如何机智地应对敌人盘查，化险为夷平安过关的经历……每一篇稿子我都反复校核，每一处地名我都在地图上作过相应的标识。但遗憾的是，当年并没有到这一带实地走过看过。那些纸面上的“小峪”“大峪”“牛背梁”，对我而言，不过是地图上的符号、行文中的坐标，与真实的山水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却难以穿透的纸。

没想到，多年后的今天，一次阴差阳错的走错路，竟让我与这段历史在实地相遇。

我站在碑前，久久凝视。在这寂静的山谷里，曾经有一群怀揣信仰的年轻人从这里走过，他们心中激荡的，不是闲游的惬意，而是革命的豪情与使命的焦灼。他们的脚步惊起宿鸟，心中燃烧着照亮黑夜的火种。

我绕着石碑走了一圈，又走到河边，蹲下身，把手伸进溪水中。水很凉，凉得透彻。八十年前的那些清晨或是夜晚，这溪水是否也这样凉？那些从关中原跋涉而来的同志们，是否也曾在这溪边掬水而饮、洗一把疲惫的脸？这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奇妙的连接。不是怀旧的感伤，而是跨越时空的懂得。当年我在灯下整理的那些文稿，那些我以为只是工作职责的文字，原来真的对应着这样一片具体的山水。这样一条真实的河流、这样一块沉默的石头。历史的记忆在这偶然的相遇中复活，成为可以触摸的现场。

我起身，继续向峪内走去，但心境已与初进山时不同。依然看山，山多了几分庄重；依然听水，水多了几分回响。我知道，这幽静的山谷里，不仅藏着自然的秀美，还藏着一段热血往事。那些年轻的身影早已远去，有的牺牲在后来的战斗中，有的病逝在和平年代。但他们共同走过的这条路，因这块石碑而留下了印记；他们共同守护的信仰，因这山水的见证而不会湮没。

走到一处瀑布前，我停下来休息。水从巨大的岩石上跌落，溅起细碎的水雾，在阳光下形成一道淡淡的虹。我拿出手机，想拍下这美景，却忽然觉得，有些风景是拍不下来的——比如此刻心中那份复杂的感动，比如历史与现实在此地的交汇，比如一个曾经的党史工作者与前辈们在精神上的隔空握手。

返程时，我又经过那块石碑。暖阳光空，给碑身镀上一层光芒。我郑重地鞠了一躬，不为别的，只为那些曾在这条峪里燃烧过青春的生命，也为自己与这段历史不期而遇的缘分。

出峪的路上，我想：人生许多美好的相遇，都是误打误撞。若不是走错路，我不会来到小峪；若没有那段党史工作情结，我不会对这块石碑多加关注；若没有这块石碑，这山水之游便只是寻常的踏青，而不会成为一次精神世界的观照与感动。这大概就是生活的奇妙之处——它总在你不设防的时候，给你一份意外的馈赠。

顺着山势铺开。房子清雅，草木有情，一盆一盆的盆景，盘着岁月，弯着光阴。

石雕、木艺、方砚，皆构思精巧，独具匠心。最让我震撼的，是一屋子罗汉，都是木头生出来的相。有的慈，有的烈，有的默然，有的通透。一站进去，外面的雨、外面的路、外面的烦，忽然都轻了。人在人间，心在山里，尘事散开，只剩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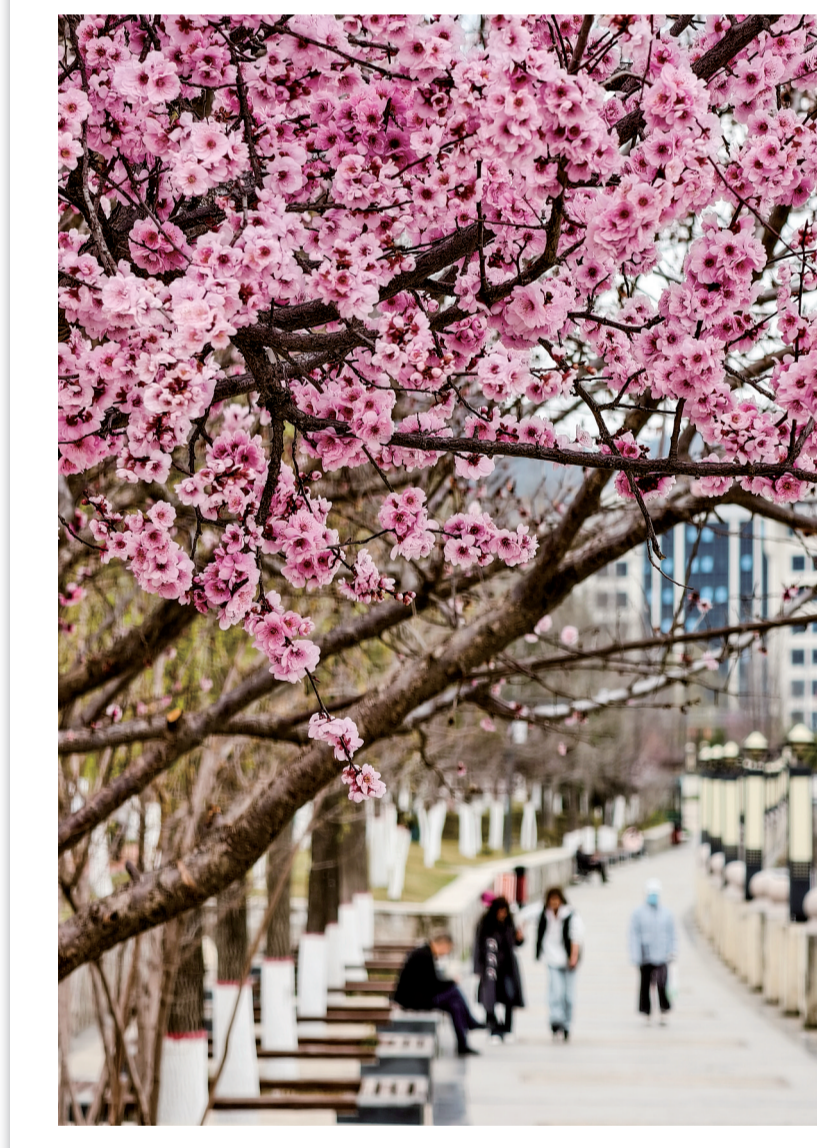
走着走着，雨慢慢收了。云散开一点，光落下来，铺在瓦上，铺在水上，铺在石板路上。我回头望了一眼漫川。来过，看过，走过。看见山水，看见烟火，看见旧人，看见自己。原来一场雨中行走，不必求多，只求心清、心安、心静。

然后，带着一身清润，慢慢踏上归途。

纵横古今

商洛山

(总第2862期)
刊头摄影 方立



一部别具特色的区域作家群研究专著

李星



全国区域作家研究的先河，不仅在资料占有和提供方面对于商洛作家群和以贾平凹、陈彦、京夫为代表的商洛籍作家的成长、成就方面多有新意与突破，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与史料，告诉读者和广大读者，半个世纪以来，为什么在秦岭腹地陕西商洛这个被称为秦头楚尾的地方，能出现一些令全国瞩目的作家并形成一作家群体阵容。

商洛作家群是以贾平凹、陈彦、京夫为代表，包括中国作协会员方英文、孙见喜、陈仓、鱼在洋、王卫民、芦茨、陈敏、陈毓、王盛华、何丹萌、李虎山、左右、董发亮、李育善、南书堂、慧玮、黄朴、胡中华、徐福霞、姚家明、刘立勤、王良、刘剑锋、吕

学敏、毕堃霖、陈年喜、远洲、王凤琴、杨贤博、方晓蕾、胡晋生、解晚晴、任文以及近些年来在西安生活写作且成绩优异的康铁岭、王家民等人。他们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有的现在已年过七旬仍笔耕不辍；更多的是一批年轻作家已经硕果累累，并在全国文坛被广泛关注，成为中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全国，像商洛这样人才辈出、新人迭起、层出不穷的现象并不多见。文学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也深深植根于特定地域的历史与环境，以及其丰厚的属地、深远的人文资源及传统文脉。

在地理上，商洛地域文化与秦楚有着深刻的联系，兼有秦汉的大气和风骨、魏楚的博大与辽阔，既有北方的粗犷、强悍、雄厚，又有江南的细腻、婉转、秀丽，刚而不露，柔而不软，阳刚之气与柔媚之风兼而有之。但，商洛地域文化终究以灵秀婉转为其主要特征。正是这样，才造成了路遥、陈忠实与贾平凹、陈彦在文学创作审美上的差异。作家的文化背景有单一与杂糅的明显区别，单一纯粹的文化易于衰败，而杂糅的文化生命却常常坚韧而绵长。

相对于关中地区，商洛处于中原文化与秦楚文化的过渡、交叉地带。这里的人们崇尚浪漫自由，却又务实耿直，对政治参与意识淡薄，耽于梦幻与想象。所以如方英文、孙见喜、鱼在洋、陈毓等作家，思维方式多有相似之处。

此外，商洛的知识青年、文雅之士之所以走上文学之路，还与贾平凹、陈彦等著名作家的示范作用有关。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温州多富商，商洛经济欠发达，却文雅之士比比皆是。

商洛作家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能互相理解、彼此尊重、乐于学习，特别是贾平凹和陈彦这二位领头雁，扛起了大旗。贾平凹长于商於大地，他的精神和灵魂也是被这片土地滋养的。贾平凹和商洛，已成了同样的文化符号。而有着编剧和作家双重身份的陈彦，其创作成绩更是令人刮目。所以，研究贾平凹、陈彦，就不能不面对商洛这片土地；而研究商洛，就不能无视它的伟大儿子——贾平凹和陈彦。将贾平凹、陈彦称之为商洛作家的盟主当然未必恰当，但是将他们作为排头兵、领头雁，却是适当的。

人死了，日子便快了起来。一转眼，岳父去世已经三年了。每次去祭奠，看他老人家坟头的迎春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心里沉甸甸的。想起他在世时常说的话：人活一世，草木一生，啥都要顺其自然，才能过得踏实。

岳父个子不高，头发稀疏，脸色蜡黄，身板微瘦，是个脾气倔强的人。他去世后，岳母常愧疚地念叨，当年因为出身问题，岳父付出了被赶出家门、三次调整工作的代价，才把她娶进门。我从未听岳父提及此事，从她的言语中，慢慢理解岳母一生痴恋他的原因。

岳父在家里是个不拿事的人，但我和妻的姻缘，他却起了决定性作用。听说，当年我和妻子定亲时，亲戚们激动地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责怪他放弃那些条件优渥的城里娃，偏偏看中我这个山里娃。眼看事情就黄了，平时沉默寡言的岳父态度异常坚定：“我看这娃老老实本本分分的，能行！”他的笃定和坚持成就了我们的姻缘。

岳父曾是一个小单位的负责人，单位被经营得红红火火，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但他依然要求职工凡事都要尽善尽美，以至于大家都有些怕他。有时他在家借题发挥教育我们：年轻人该不该努力工作，给单位争个荣誉、给自己争个脸面！吓得我们大气不敢出。

大家庭的事，岳父都放在心上。每年清明节，他都提前准备好各种祭品，家族中其他人到场就行；春节的团圆饭大多数都在他家吃，二十几口人的餐饭，他忙前忙后张罗，不让其他人搭手；每次弟兄们需要花大钱时，平时买件衬衣都扣扣搜搜的他主动拿大头……爷爷临终前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岳父家，吃饭时他自己先尝一口，再一口一口喂给爷爷；受风湿病折磨的他，手脚关节变形了，走路时腿疼得难受，还时常把爷爷背到院里晒太阳。

家里的一日三餐，岳父变着花样做得色香味俱全，让人吃得津津有味；家里的各类电器及网络故障，在他的手里都能轻松解决；家里的衣服和被子破损，在他的飞针走线下也能缝旧如新；岳父还是个二胡爱好者，流畅地演绎《二泉映月》这样的名曲也不是什么难事。

岳父是个“偏心眼”，他的偏心里，是对我小家的细心呵护。我和妻有矛盾时，他会不问缘由地先把妻数落一顿；我衣服穿得不合体时，他责怪妻没有考虑周全；他发现我乡下的父母很久没有来城里住，唠叨妻子做得不够好。有年刚入冬就下了场大雪，天气突然变得极冷，我当时出差在外地，岳父无意间看到我们给父母买的棉衣还没送回去，他少有地发怒了，让妻子当天顶着大雪把衣服送到父母手中。

岳父年轻时患过胃疾，也动过大手术，身形一直单薄。退休后，除了风湿的老毛病，也鲜染小疾。突然间大病来袭，让我们措手不及。从市中心医院送他上救护车转院时，他精神不错，在车门关上的一瞬还叮嘱我：“我没事，你不要影响工作。”待我第二天赶到医院时，他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我靠在监护室外的墙上，茫然无绪。良久，给他的手机发了一条微信：爸，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都等着你……

清明将至，常常想起岳父，也期待着他能到我的梦里。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6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